

佛学研究十八篇

梁启超 著

(二)

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佛学研究十八篇

(三)

梁启超 著 陈引驰 整理

新世纪万有文

佛典之翻译

本篇是民国九年春夏间所作《中国佛教史》之第五章。近两年来继续研究之结果，对于原作大不满意，正思得数月余力全部改作。本篇为当时用力最勤者，不忍抛弃，姑采以入此。其中见解与现时所见悬殊者仍甚多，材料亦多缺漏，组织亦未完善，存之以备与他日新著相较云尔。其间有与前三篇相出入者，即亦不复删削。

十一年双十节 著者识

—

佛教为外来之学，其托命在翻译，自然之数也。自晚汉迄中唐，凡七百年间，赓续盛弘斯业。宋元以降，则补苴而已。据唐代《开元释教录》所述，其译人及经典之数如下表：

朝代	译人	部数	卷数
后汉	一二	一九二	三九五
曹魏	五	一二	一八
孙吴	五	一八九	四一七
西晋	一二	三三三	五九〇
东晋	一六	一六八	四六八
苻秦	六	一五	一九七
姚秦	五	一九四	六二四

乞伏秦	一	五六	一一〇
前凉	一	四	六
北凉	九	八二	三一—
刘宋	二二	四六五	七一七
萧齐	七	一二	三三
萧梁	八	四六	二〇一
元魏	一二	八三	二七四
高齐	二	八	五二
宇文周	四	一四	二九
陈	三	四〇	一三三
隋	九	六四	三〇一
唐(迄开元)	三七	三〇一	二一七〇
合计	一七六	二二七八	七〇四六

然此乃并存佚、真伪、重出者合计总数，依彼录所勘定当时现存真本，实仅九百六十八部，四千五百零七卷。（据吾所勘尚应汰数十部）据元代《法宝勘同总录》所述，其前出及续出之数如下表：

朝代	译人	部数	卷数
后汉永平十至唐开元十八 (西六七—七三〇)	一七八	九六八	四五〇七
唐开元十八至贞元五 (西七三〇—七八九)	八	一二七	二四二
唐贞元五至宋景祐四 (西七八九—一〇二七)	六	二二〇	三三二
宋景祐四至元至元二十二 (西一〇三七—一二八五)	四	二〇	一一五

以大小乘经律论分类，则其表如下：（据《勘同录》）

藏别	部数	卷数
----	----	----

大乘經	八九七	二九八〇
大乘律	二八	五六
大乘論	一一八	六二八
小乘經	二九一	七一〇
小乘律	六九	五〇四
小乘論	三八	七〇八

此後明、清、高麗、日本諸藏，雖互有增減，其所出入者，多此土撰述。大抵印度經、律、論、集傳等，譯成國文者，汰偽除復，現存者實五千卷內外。此真我國民一大事業也。此事業什之九，皆在西紀六十七年至七百八十九年，其餘則附庸而已矣。吾嘗通覽比較，則此七百年間翻譯事業進化之迹，历历可尋。以譯本論，初時多凭胡僧暗誦傳譯，後則必求梵文原本；同是原本也，初時僅譯小品，後乃廣譯大經；同是大經也，初時章節割裂，各自單行，後乃通譯全文，首尾完具。以譯人論，初時不過西域流寓諸僧，與不甚著名之信士；後則皆本國西行求法之鴻哲，與印土東渡之大師。以譯法論，前此多一人傳語，一人筆受；後則主譯之人，必梵漢兩通，而口譯、筆受、証義、勘文，一字一句，皆經四五人之手乃著為定本。以譯事規模論，初則私人一二，相對對譯；後乃由國家大建譯場，廣羅才俊。以宗派論，初則小乘，後則大乘。以書籍種類論，初惟經律，後乃廣涉律、論、傳記，乃至外道哲學，咸所取資。此固學術進化之軌應然，抑我先民向上之精神，亦可見矣。

附錄 佛教典籍譜系考

近代目錄之學大盛，四部群籍，存佚真偽，考證略明。佛教之書，占我國學術界最重要部分，而千年来儒者，按之弗講。除《隋·經籍志》《唐·藝文志》兩莽滅裂著錄數種外，其餘譜系，

一不之及。惟阮孝绪《七录》特开“佛法录”一门，分为戒律、禅定、智慧、疑似、论记五部，著录五千四百卷，可谓卓识。惜其书今不存。吾著《佛教史》对于传译各书，不能不常有所辨证。今为征引说明之便，先著此篇，附录以供参考。他日有根据下列各书，釐订同异，整理内典者，亦学术界一功臣已。

据《开元释教录》卷十叙列古今诸家目录篇，其所举“经录”之书凡四十种，但多已亡佚。且其中有系统的著述，不过什之一二。今摘要论列如下。

《经录》卷数无考 东晋释道安撰 今佚 省称《安录》

《高僧传》云：“自汉魏迄晋，经来稍多。而传经之人，名字弗说。后人追寻，莫测年代。安乃总表名目，表其时人，铨品新旧，撰为经录。”是佛典谱录，安实作始。今其书久佚，但僧祐之《出三藏记集》自卷二至卷五，皆补续安录，其有增订，类皆注出。吾辈可从《祐录》中推出《安录》原本，犹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可当刘歆《七略》读也。据《祐录》推出《安录》篇数如下：一撰出经律论录，二条解异出经录，三古异经录，四失译经录，五凉土异经录，六关中异经录，七疑经录，八注经及杂经志录。

《众经录》四卷 东晋道流道祖同撰 今佚 见《开元录》

《众经目录》二卷 萧齐释王宗撰 今佚 见《祐录》

《元魏众经目录》十卷 永熙间敕舍人李廓撰 今佚 见《房录》

前六卷以大小乘经律论分类，第七卷未见本，末三卷辨伪经。

《梁代众经目录》四卷 天监十七年敕沙门宝唱撰 今佚 见《房录》

《高齐众经目录》八卷 武平间沙门法上撰 今佚 见《内典录》

《出三藏记集》十五卷 梁僧祐撰 今存 省称《祐录》

此为现存最古且较可信据之经录。前五卷踵《安录》之旧，加以釐订。先分年代，以译家先后为次，列举各家所译书目。次列各经重译及异名者，次叙律藏，次叙佚本，次辨伪经。第六卷至第十二卷，录各经典序文。第十三至第十五卷，译家传记。祐为惠远再传弟子，即著《释迦谱》《弘明集》之人。治佛学掌故者，要当挹源此公。但其书考证失实处，亦仍不免。

《隋众经目录》七卷 开皇十四年敕法经等撰 今存

分大小乘经律论各一录，共六录。每录皆分一译、异译、失译、别生、疑惑、伪妄六门。末附西域及此方集传著述一录。后世编集体佛藏例，此其开端。

《历代三宝记》十五卷 隋开皇十七年费长房撰 今存 省称《房录》

长房为当时翻经学士，嫌官本经录不备，别撰斯编。第十二卷以前，以年代分。十三十四卷记重译失译。十五卷列总目。现存古录，此最繁博，亦最踳驳。道宣云：“房所撰者，瓦玉相谬，得在繁富，未可凭准。”（见《内典录》）智升云：“房录事实杂谬，其阙本疑伪，皆编入藏，窃为不可。”（见《开元录》）据房录总目，已有经籍二一四六部，六二三五卷。今存经典，总计不过五千余卷，唐译几居三分之一。岂有隋时反逾六千者，即此一端，已证其妄。宣升等纠其误谬数十条，具见原书，不备引。

《隋众经目录》五卷 仁寿二年敕撰 今存

踵旧作，列总目，无甚价值。

《大唐内典录》十卷 麟德元年释道宣撰 今存 省称《内典录》

宣为唐代第一律师，其自序谓：“上集群目，取讯僧传。……参祐、房等录，务革前弊。”智升称其：“类例明审，有作者之风。”信矣！其目如下：众经传译所从录第一，翻本单重人代存亡录第二，众经分乘入藏第三，众经举要转读录第四，众经

有目阙本录第五,道俗述作注解录第六,诸经友流陈化录第七,所出疑伪经论录第八,众经目录始终序第九,众经应感兴敬录第十。

《古今译经图记》四卷 唐沙门靖迈撰 今存

迈为玄奘弟子。奘在慈恩寺翻经堂壁画古今译经图,迈乃为之记。不过《房录》节本,无甚价值。

《武周刊定众经目录》十五卷 天册万岁元年敕明佺等撰 今存

总数三六一六部,八六四〇卷。多踵《房录》讹谬。

《开元释教录》二十卷 开元十八年释智昇撰 今存 省称《开元录》

前十卷为总括群经录,由汉至唐,以朝代译家编次,体例略同《祐录》《房录》。后十卷为别分乘藏录,复分为七:一有译有本录,二有译无本录,三支派别行录,四删略繁重录,五补阙拾遗录,六疑惑再详录,七伪妄乱真录。其分别乘藏中,于大乘诸经,复判《般若》《宝积》《大集》《华严》《涅槃》五大部。其不属五部者,则名曰“大乘单译经”。此种分类,为后世编藏所祖。其于诸籍阙本别生,充为明晰。编次别译,颇极谨严。所举存佚总目二二七八部,七〇四六卷;存者一一三〇部,五〇六六卷。实经录之总汇,佛教史上最有价值之记载也。

《贞元释教录》三十卷 唐贞元五年圆照撰 今存 省称《贞元录》

此书为续《开元录》之作,亦有补所未备者。

《祥符录》卷 今佚 见《法宝勘同总录》

《景祐录》卷 今佚 同上

《至元法宝勘同总录》十卷 元至元二十二年庆吉祥等奉敕撰 今存

此书总括元以前所有诸经典,叙述简要。尤有一特色,在

将汉译本与西藏文本对勘。其序云：“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部帙之有无，卷轴之多寡，……损者完之，无者书之。”此实前此未有之业，惜所勘者尚非波利文或梵文原本耳。

《大藏圣教法宝标目》十卷 元居士王古撰 今存

此书为解题提要体，在佛典经录中，实为创作。分部全依《开元录》。每经撮其大意，小经或仅数行，大经则分品详说。其重译之本，则并列总撮之。卷首有克己序，谓“一览之余，全藏义海了然”。殆不诬也。惟各种译人不标列，是其小失。

《释教汇目义门》四十一卷 明释寂晓撰 存佚待考 见《阅藏知津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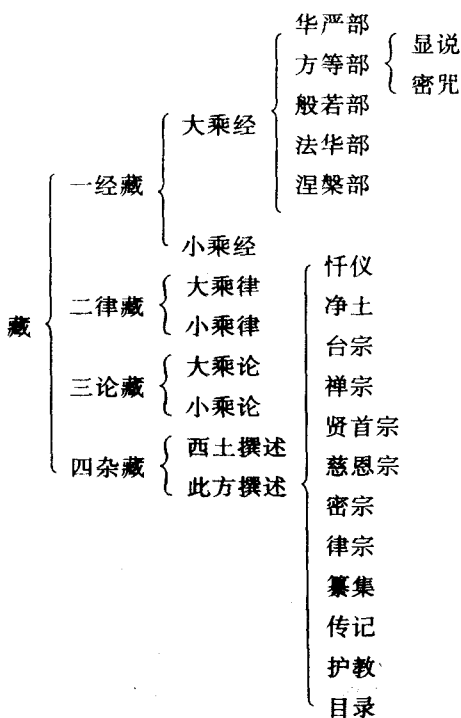
寂晓字蕴空，其书未见。惟智旭《阅藏知津》总目中列有应收入藏之书四十五种，此其最末一种也。据《知津》凡例，知其书：“但分五时，不分三藏。”又“从古判法，分菩萨、声闻两藏，就两藏中各具经、律、论三。”又“于重单译中，先取单本总列于前，重本别列于后。以先译为主，不分译之巧拙。”此智旭议其失当处也。要之此价值，当不在焦竑《经籍志》之下矣。

《阅藏知津》四十四卷 明翻沙门智旭撰 今存

旭即世所称藕益大师也，稍治佛学者，当无不知其为人。此书见日本《又续藏经》，称四十卷。近金陵刻经处重印本，则四十四卷。而卷首有夏之鼎序，谓四十八卷，未知有阙佚否。全书分数如下：（见下页图）

此书盖继王古、寂晓而作，其自序云：“王古居士创作《法宝标目》，蕴空沙门嗣作《汇目义门》，并可称良工心苦。然《标目》仅顺宋藏次第，略指端倪，固未尽美。义门创依五时，粗陈梗概，亦未尽善。”又自述著此书，“历年二十，始获成稿。……但藉此稍辨方位，俾未阅者知先后所宜，已阅者知权实所摄。”其书纯为提要体，但仅列诸经品题及品中事理大概，不加论断。盖恐人“依他作解，障自悟门。”又诸经或已通行或卷帙不多者，

所录皆略。惟卷帙多而人罕阅者，则详录之。凡此义例，皆极精审。惟各经论传述源流一概未及，是其短处。后有作者，因其成规，加以考证，且于通行诸经一律加详，则亦斯界不朽之业也。



二

佛典翻译，可略分为三期。自东汉至西晋，则第一期也。僧徒记述译事，每推本于摄摩腾、竺法兰，谓今所传《四十二章经》实中国最古之佛典。据其所说，则腾等于汉明帝永平十年，随汉使至洛阳，腾在白马寺中译此经，译成，藏诸兰台石室；而兰亦译有《佛本行经》等五部。果尔，则西历纪元六十七年，佛经已输入中国。虽然，吾殊不敢置信。《四十二章经》纯是魏晋以后文体，稍治中国文学史者，一望即能辨别，其体裁摹仿《老子》，其内容思想，亦与两晋谈玄之流相接近，殆为晋人伪托无疑。《安录》不载此书，则作伪者或在安后，或安知其伪而摈之也。兰之《本行经》等，亦不见《安录》，盖同为伪本^①。是故汉明

① 《祐录》亦首列《四十二章经》，惟注云：“旧录云《孝明皇帝四十二章》，安法師所录辟此经。”所谓“旧录”者，不知何指。然书为“安录”所无，则甚明矣。此实《四十二章》晚出之铁证。梁慧皎《高僧传》第一传即为摩腾，但云：“大法初传，未有归信，蕴其深解，无所宣述。”是明言腾无著作矣。然其末又附数语云：“有记云：‘腾译《四十二章经》一卷，初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。’……”则因当时之说，姑为存疑耳。《房录》于《四十二章》之后，次以法兰所译五种，《祐录》则无有。盖祐公亦不信为真，故仍安公之旧，不复补也。

《四十二章经》有序，述其缘起，谓：“明帝遣使张骞、羽林中郎将秦景、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，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。……”即此数语，已罅漏百出。硬将百余年前之张博望拉来领衔，一也；漏却蔡愔，二也；郎中为蔡愔官衔，既误作中郎将，又送与秦景，三也；博士弟子为秦景官衔，送与王遵，四也。现行本将此序删去，殆因其大可笑。然序文具见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七，本为原本所有无疑。大抵蔡愔奉使，诚为事实。然佛经在东汉初，绝无译本，盖可断言。所谓赍经四十二章驮以白马者，殆得经四十二部耳。不然，今本之《四十二章经》仅数千言，可以卷而怀之，何劳马背？晋人好造伪书，缘饰以成此本，甚可笑也。

遣使，是否有其事，腾、兰二公，是否有其人，不妨付诸阙疑，而此经则决不当信。以吾所推断，则我国译经事业，实始于汉桓、灵间，（西第二世纪中叶）略与马融、郑玄时代相当，上距永平，八十年矣。

最初译经大师，则安清（安世高）与支谶（支娄迦谶）也。清，安息人。谶，月支人。并以后汉桓、灵间至洛阳。据《传》（慧皎《高僧传》也，下同。）清本安息太子，出家遍历诸国，汉桓帝初到中夏，非久即通华言。以建和二年至建宁中，二十余年，译《安般守意经》等三十九部。《传》称其“辩而不华，质而不野”。道安谓：“先后传译，多有谬滥，惟清所出，为群译首。”谶，以灵帝光和、中平间，译出《般若道行》《般若三昧》《首楞严》等三经，则孟谛、张莲为之笔受。又有《阿闍世王》《宝积》等数部，译人失名，道安精寻文体，云似谶所出。《传》称其译文“审得本旨，了不加饰”。凡清所译，《祐录》（梁僧祐《出三藏记集》之省称，下同。）著录三十四部，《房录》（隋费长房《历代三宝记》之省称，下同。）著录百七十六部。凡谶所译，《祐录》著录十四部，《房录》著录二十一部^①。所译率皆从大经中割出小品。例如清译之《四谛经》，即《中阿含》之《分别圣谛品》也。谶译之《般若道行经》，即《大般若》第四分内之三十品也。汉末三国时所译经，大抵类此。故每部少或一卷，多则二三卷。若《般若道行》之十卷，在当时最为巨帙矣。尤有一事极可注目者，则清公所译，多属小乘，出《四阿含》中者居多，所言皆偏重习禅方法，罕涉理论。谶公所译，半属大乘，

① 初期译家，名多不传。清、谶二公所译，其可确指者，各不过数部耳。《祐录》所著录，已半由道安、僧祐所推定。《房录》安世高条下，忽由三十四种增至百七十六种，实骇听闻。房言安书流传河洛，道安、僧祐僻在江左，故多未见。此容或有之，然安能多至如是？且其所录多与他条重复，又中多大乘经，与《祐录》所载诸书全不类。魏晋间人，喜造伪书，依托古人，此风或渐渐染于佛徒耶？然《房录》芜杂，即此可见。

《华严》《般若》《宝积》《涅槃》皆有抽译，隐然开此后译家两大派焉。同时尚有竺佛朔、支曜、康巨、安玄、康孟详、严佛调，皆各有译述。

二公以后之大译家，则支谦也。谦本月支人，汉灵帝时，月支有六百余人归化中国，谦父与焉，故谦实生于中国。而通六国语。支谦有弟子曰支亮，谦从亮受业，故谦于谦为再传。汉献末，避乱入吴，孙权悦之，拜为博士。（谦本未出家。）自吴黄武初至建兴中，译出《维摩》《大般泥洹》《法句》等经数十种。（《高僧传》称四十九种，《祐录》三十七种，《房录》百二十九种。）又注《了本生死经》。为经作注，自谦始也。所译虽多小乘，（上列《大般泥洹》非今《涅槃》也。）《安录》注云出《长阿含》。然《维摩》《阿弥陀》两大乘经，此为首译。（《房录》，《维摩》以康孟详本为首译，此为第二译，注云：两本大同小异。《祐录》不著康本。）而江左译事，谦实启之。

同时有颇重要之一人，则朱士行也。汉灵时，竺佛朔译出《道行经》，即《般若小品》之旧本。士行谓此经大乘之要，而译理不尽，誓志捐身，远求大本。遂以魏甘露五年入西域。西行求法之人，此其首也。士行至于阗，果求得梵书正本，遣弟子弗如檀资还洛阳，托无罗叉、竺叔兰二人共译之，名曰《放光般若经》，共九十品二十卷，（参《祐录》。今藏经本三十卷。）即《大般若经》之第二分也。般若研究，自此日进矣。《房录》又载甘露七年有支疆梁接者，译《法华三昧经》六卷于交州。是《法华》亦以此时输入。然《祐录》不载，真否难断。

第一期最后之健将，则竺法护也。护亦名昙摩罗刹，系出月支，世居敦煌，故亦为敦煌人。护为西行求法之第一人，通三十六国语言文字。中国人能直接自译梵文，实自护始。其所译，各部咸有：《宝积》四十九会，译得十六会；《华严》三十九品，译得五品；《般若》则译《光赞》三十卷，所谓《大品般若》者，此其首译也；而《正法华经》十卷，尤为《法华》输入之第一功。

其他诸大乘经，尚三十余种，小乘将百种，大乘论小乘论各一种。（《祐录》载护公所译一五四部三〇九卷）。《传》称其：“自西域归，大赍梵经，沿路传译，写为晋文。”又云：“终身写译，劳不告倦。”其忘身弘法之概，可以想见。道安云：“护公所出，纲领必正。虽不辩妙婉显，而宏达欣畅。”（本传引）最能道出护公译风。有聂承远、道真父子二人，先后助护译事，时复加以润色。护没后，道真独译之书亦不少。

右第一期所出经虽不少，然多零品断简。所谓“略至略译，全来全译”。实则略者多而全者希也。所译不成系统，翻译文体亦未确立。启蒙时代，固当如是也。

三

东晋南北朝为译经事业之第二期。就中更可分前后期。东晋、二秦，其前期也；刘宋、元魏迄隋，其后期也。

第二期之前期，罗什、佛驮、耶舍、无谶接踵东来，法显、法勇（昙无竭）、智严、宝云，捐身西迈。大教弘立，实在兹辰。但吾于叙述诸贤以前，有二人当特笔先纪者，则道安及其弟子慧远也。安、远两公，皆不通梵语，未尝躬与译事，而一时风气，半实由其主持。安公弟子五百人，所至相随，后此襄译及求法者多出焉。其于已译诸经，整理品鹭，最为精审。观前节所述《经录》，可知其概。翻译文体，最所注意，尝著“五失三不易”之论。（详次节）安公以研究批评之结果，深感旧译之不备不尽。译事开新纪元，实安公之精神及其言论有以启之。语其直接事业，则跋澄、难提、提婆之创译《阿毘昙》实由安指导，而苻坚之罗致罗什，实由安动议。盖此期弘教之总枢机，实在安矣。安公倡之

于北，远公承业，和之于南。远为净宗初祖，人所共知。乃其于译业，关系尤巨。遣弟子法领等西行求经，赍《华严》以返者，远也；佛驮见摈，为之排解延誉，成其大业者，远也；指挥监督完成两《阿含》及《阿毘昙》者，远也；在庐山创立般若台译场，常与罗什商榷义例者，远也。故诸经录中，虽安、远两公，无一译本，然吾语译界无名之元勋必推两公。

译界有名之元勋，后有玄奘，前则鸠摩罗什。奘师卷帙，虽富于什，而什公范围，则广于奘。其在《法华》部，则今行《法华》正本，实出其手。其在《方等》部，则《阿弥陀》《维摩诘》《思益》《梵天》《持世》《首楞严》诸经出焉，《宝积》诸品，亦为定本。其在《华严》部，则《十住经》之重译也。其在《般若》部，则《小品》《放光》皆所再理。其在律藏，则大乘之《梵网》、小乘之《十诵》，皆所自出。然其功尤伟者，则在译论。论，前此未或译也，译之自什公始。（同时佛念、提婆等译小乘论。）《智》（《大智度》）《地》（《瑜伽师地》）两论，卷皆盈百，号论中王。《地》藉奘传，《智》凭什显。校其宏绩，后先同符。至其译《中》《百》《十二门》，因以开“三论宗”，译《成实》因以开“成实宗”，译《十住》因以开“十地宗”，此尤其章明较著者矣。计什所译经、律、论、杂传等都九十四部，四百二十五卷。（据《内典录》）而据后来梵僧所言，犹谓“什所谕诵，十未出一”。什之东来，实由道安献议于苻坚。坚至兴兵七万灭龟兹，乌曹以致之。及其既抵凉州，坚已败亡，安亦随没，越十六年而什方至。后秦主姚兴，礼为国师，在长安逍遥园设译场，使僧叡、僧肇、法钦等八百余人咨受襄译。国立译场，目兹始也。什娴汉言，音译流便。既览旧经，义多纰缪，皆由先译失旨，不与梵本相应。乃更出《大品》（即《摩訶般若》），什持梵本，兴执旧经以相讎校，其新文异旧者，义皆圆通，众心惬伏。什所译经，什九现存。襄译诸贤，皆成硕学。大乘确立，什功最高。

与罗什时代略相先后者，有僧伽跋澄、昙摩难提、僧伽提

婆、昙摩耶舍、弗若多罗、昙摩流支、卑摩罗叉、佛陀耶舍。跋澄、难提、提婆，及前耶舍，前后合力赅续译《增》《中》两《阿含》及《阿毗昙毗婆沙》（小乘论），小乘教义，于兹大备。多罗、流支、罗叉及后耶舍，则与罗什合译《十诵律》《四分律》，律学昌明，实自兹始。罗叉及后耶舍，皆罗什所尝师事也。而后耶舍，亦译《长阿含》，于是“四含”得其三焉。诸人多属宾人，率皆小乘大师，惟后耶舍兼治大乘，什译《十住》，多所咨决焉。

其间有一人宜特纪者，曰竺佛念。佛念，凉州人，幼治小学，覃精诂训。因居西河，故通梵语。跋澄、难提诸人，皆不通华言，故所出诸经，皆念传译。苻、姚二秦之译事，除什公亲译者外，无不与念有关系。计自译业肇兴以来，支谦、法护虽祖籍西域，而生长中土，华梵两通；罗什以绝慧之资，东来二十年，华语已娴，始事宣译。故宏畅奥旨，必推三公。自余西僧，华语已苦艰涩，属文盖非所能，故其事业半成于中国译人之手。在后汉有张莲、孟福、严佛调，支曜、康巨、康孟详，在西晋有聂承远、聂道真、陈士伦、孙伯虎、虞世雅，在二秦则佛念。而佛调、二聂、佛念最著云。

东晋末叶，罗什誉望势力，掩袭一世。其能与之对抗者，惟佛驮跋陀罗。佛驮，迦维罗卫人，实与释迦同祖。智严、宝云西行求法，从之受业，因要与归。初至长安，与罗什相见，什大欣悦，每有疑义，必共咨决。未几以细故为什高座弟子僧晷、道恒辈所嫉，飘然南下。慧远为致出关中诸僧，和解接事。驮竟不复北归。法领从于阗贡得《华严》，法显从印度贡得《僧祇律》，皆驮手译。凡驮所译一十五部，百十有七卷。以较什译，虽不及三之一，然《华严》大本肇现，则所谓“一夔已足”也。

同时有异军特起于北凉，曰昙无讖。讖，中天竺人。初习小乘，兼通五明诸论，后乃习大乘。旋度岭东游，止西域诸国将十年，渐东至姑臧。值沮渠蒙逊僭号，请其译经。讖学语三年，

乃从事焉。讖本赍《涅槃》以来，适智猛东归亦赍此本，然所赍皆仅前分，于是复遣使于阗，求得后分。讖先后译为四十卷，则今之《大般涅槃经》是也。又译《大方等》《大集》《金光明》《悲华》《楞伽》《地持》诸大经，《优婆塞戒》《菩萨戒本》诸律。其译业之伟大，略与罗什、佛驮等。

在此期间有一最重大之史的事实，则西行求法之风之骤盛是也。求法诸贤名姓及经历，具详前篇，今不再述。

其于译业最有密切关系者，则在其所赍归之经本，今略举其可考者如下：

法领——《华严》

法显——《方等泥洹》（即《涅槃》）《长阿含》《杂阿含》《阿毗昙心经》《摩诃僧祇律》《萨婆多律》《弥沙塞律》

昙无竭——《观世音授记经》

道泰——《阿毘昙毗婆沙》

智严——《普曜经》《广博岩净经》《四天王经》

宝云——《新无量寿经》《佛本行赞经》

智猛——《大般涅槃》《僧祇律》

右诸人皆通梵文，法显、无竭、智严、宝云、智猛皆有自译本，译学渐独立矣。

以上为第二期之前期。此期中之事业：（一）《四阿含》全部译出。（二）《华严》全部译出。（三）《法华》第二译定本出。（四）《涅槃》初出，且有两译。（五）《大集》译出过半。（七）《宝积》续译不少。（八）《般若》之《小品》《大品》，皆经再治。（九）其他重要单本大乘经十数部。（十）律藏初译。（十一）大乘论初译，“空宗”特盛。（十二）小乘论初译，“有部宗”特盛。统而观之，成绩可谓至丰。佛教之门户壁垒，于兹确立矣。